

# 万人齐唱“带我回家”，为什么令人热泪盈眶

文 | 徐令予

## 一、世界杯赛场上令人动容的一幕

2026年6月19日，美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中以2比0战胜澳大利亚。比赛结束以后，场上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画面。美国球员聚集在一起，围成一圈，低头祈祷。



紧接着，[体育场内响起美国著名的乡村歌曲《Take Me Home, Country Roads》](https://weixin.qq.com/sph/AOD8U4zBPd)。场上的球员和看台上数万名观众一起放声歌唱，歌声汇成一片，场面极为壮观。（[微信视频链接](https://weixin.qq.com/sph/AOD8U4zBPd)：<https://weixin.qq.com/sph/AOD8U4zBPd>）

真正打动我这个足球迷的，不只是美国队赢得了一场比赛，而是胜利以后接连出现的两个场景。

第一个是祈祷。球员们没有只顾欢呼，而是在荣耀面前低下头来，表达感恩、谦卑和敬畏。

第二个是歌唱。数万名来自不同地区、不同族裔和不同生活背景的人，因为一首歌站到了一起。没有口号，也不需要指挥。歌声自然地把球员和观众紧紧地融合成一体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在充满竞争、荣誉和国家象征的世界杯赛场上，人们唱的并不是一首宣扬胜利和征服的歌曲，而是一首关于故乡、归属和回家的歌。

这也许正是这一幕最温暖、最有力量的地方。这才是足球最具魅力之所在！

## 二、“带我回家”的真正含义

《Take Me Home, Country Roads》发表于1971年，由约翰·丹佛演唱，后来成为美国最广为流传的乡村歌曲之一。

歌曲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：

“Country roads,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.”

通常可以译为：“乡村的道路，带我回家，回到我属于的地方。”

这里的“家”，显然不只是一栋房屋，也不只是地图上的某个地点。它所指向的，是一个人在精神上真正有所归属的地方。

歌曲中有山峦、河流、乡间道路，也有远方传来的呼唤。这些自然景物并不是普通的风景描写，而是记忆和感情的载体。看到山，便想起成长的土地；听到远方的声音，便想起亲人和往日生活；走上乡间道路，便知道自己正在接近那个“我所属的地方”。

因此，“回家”包含着几层不同的意义。

它首先是地理上的归来，从外面的世界回到故乡；也是人与亲人、童年和共同记忆的重新连接；更深一层，则是一个人在经历漂泊、奋斗和孤独以后，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：我从哪里来，我属于哪里，什么才是我真正珍惜的东西。

这首歌虽然充满怀念，却并不消沉。它不是一个人坐在远方独自叹息，而是向道路发出请求：带我回去。

“回家”在这里不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，而是一个真实的方向。道路虽然造成了离别，却也能够把人带回归宿。

当数万名观众在世界杯赛场上共同唱起这首歌时，“家”的意义也随之扩大。它不再只属于某个家庭或某个州，而成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。

对于一个由不同族裔、不同移民背景的人共同组成的国家来说，人们也许来自不同地方，却仍然可以通过一首歌共同表达：这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，也是我们愿意共同建设和守护的家园。

### 三、两种“回家”：安顿此心，还是踏上归途

中国传统文学中关于思乡的作品很多。若要与《Country Roads》相比，苏轼《定风波》中的几句尤其意味深长：

万里归来颜愈少。微笑，笑时犹带岭梅香。  
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：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这首词写的是苏轼的朋友王巩及其侍女柔奴。王巩因受“乌台诗案”牵连，被贬到遥远的岭南，柔奴随他前往。多年以后两人北归，苏轼见柔奴容颜未衰，笑容依旧，便问她岭南生活是否很苦。柔奴回答：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”

这是一句充满柔情，又极其刚强的话。

柔奴无法选择自己的处境，也无法改变被贬岭南的命运。面对异乡和艰苦生活，她所能改变的，是自己的内心：既然不能回到原来的故乡，就让自己的心安顿下来；只要内心安定，身在何处，都可以成为故乡。

这种态度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深刻的人生智慧：当外部世界无法改变时，人可以转向内心，在精神上获得自由。

它与佛教特别是禅宗减少执着、安顿内心的思想，有明显的相通之处。当然，苏轼的思想并非单纯来自佛教，而是儒、释、道相互融合的结果。他既有积极入世的一面，也有在逆境中随缘自适、超越得失的一面。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力量，来自接受。

它不是征服环境，而是与环境和解；不是寻找一条回家的道路，而是把故乡安放在自己的心里。

《Country Roads》所表达的，却是另一种精神姿态。

它没有说：“只要心安，哪里都是故乡。”

它唱的是：“带我回家，回到我所属的地方。”

柔奴说的是“安”，《Country Roads》唱的是“回”。

前者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，于是通过改变内心来安顿自己；后者仍然相信故乡真实存在，相信努力可以找回归宿。

前者的智慧是：即使不能回去，也可以让自己安定下来。

后者的力量是：既然那里是我所属的地方，我就要寻找回去的道路。

一个把故乡移入内心，一个让自己踏上归途。

这也使世界杯赛场上的祈祷和歌声有了现实的意义。

《Country Roads》本身并不是宗教歌曲，但当球员先围成一圈祈祷，随后全场高唱“带我回家”时，“回家”便获得了一层超越地理位置的精神含义。

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，人生常常被看成一段旅程。人在尘世中奋斗、经受考验，同时相信生命有一个最终的归宿。“回家”因此不仅意味着回到亲人身边，也意味着回到自己真正所属的地方。

当然，我们不能简单地说，中国文化只有被动接受，西方文化只有积极进取。中国文化中并不缺少行动和担当，西方文学中也有无数流亡和无家可归的悲歌。柔奴的回答也不是软弱，而是在巨大磨难中表现出的坚韧。

但是，将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，仍然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精神方向。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是在无法掌握外部命运时，在内心建立一个故乡。

“Country roads, take me home”，则是在听到归属的召唤以后，仍然相信有一条道路通向故乡。

前者让人学会在逆境中安顿自己，后者让人在召唤中重新出发。

我能理解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无奈。一个人在不能改变命运的时候，能够不怨恨、不沉沦，而在内心找到安宁，也是一种人生境界。

但当我看到世界杯赛场上，球员祈祷之后，数万名观众共同唱起“带我回家”时，那优美的旋律传递的是热情、勇气和自信，让我感受到了极至的精神喜悦和灵魂净化。这与诵读唐诗宋词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

歌曲《Country Roads》承认人有所归属，也鼓励人回应这种归属的召唤。

我们知道自己心灵的家在那里。

道路就在前面展开

那么，就让我们携手一起踏上归途。这才是重振美国雄风的唯一出路！

徐令予 作于美国南加州（2026年6月21日）

